

行万里路 画祖国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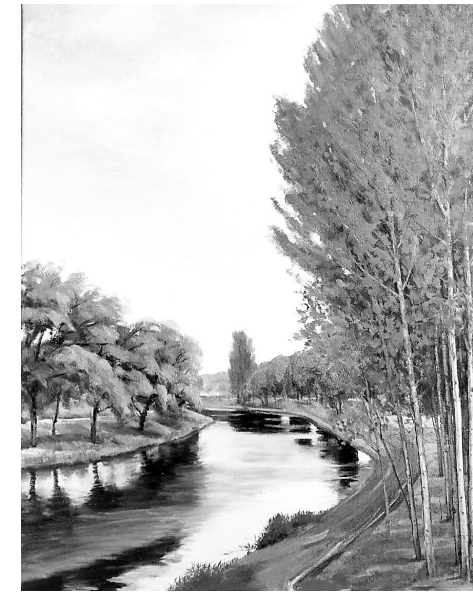
画家张超平的艺术探索之路

本报记者 贾世峰

“大洼文化”不仅孕育了何香久、刘小放、张华北等文学大家，也培育出田云鹏、胡庆恩、冯宝麟等一批书画艺术家。而师从田云鹏先生、现执教于沧州师院的油画家张超平，也深受“大洼文化”影响。大洼，是张超平艺术创作中取之不尽的宝库，幼年时，张超平就曾随老师一起在大洼边绘画，在芦花飘洒的湿地边上，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之路。



油画作品《胡杨林》



张超平画笔下的《大运河》

寄情于山水之间

在张超平的油画作品中，山与水是他经常描绘的对象，从画作中，能看出他对生命的赞美和对祖国山河的无比热爱。这是张超平少年时受田云鹏老师传授绘画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大洼孩子对家乡风景的美好回忆。

1968年，张超平出生于南大港农场（现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园区）的一个普通干部家庭。从8岁起，学画于著名画家田云鹏，是其最早的弟子之一。

“儿时，第一次看田老师作画，很激动，看着洁白的画纸在老师的画笔下变成一个个生动的人物、美丽的花鸟，如同魔术一般，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绘画。”

当时，田云鹏老师供职于南大港文化馆，文化馆还有一位擅长西画的尹元洲老师，跟尹老师的学习，让张超平了解了油画的世界。1987年，抱着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考上了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美术教育专业，从此走上了艺术教育之路。

大学期间，张超平广泛涉猎各种艺术形式，但主攻西方油画。大学系统完善的艺术教育，使他在艺术创作与思想认识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上大一时的春天，张超平第一次到太行山写生，春日阳光中的太行山，生机勃勃，景色壮美。

“我喜欢春天里的太行山，万物萌发，生机一片，但绿树



却还未掩盖山的轮廓，其间光与影的变化让人沉醉。”张超平说。这次太行山之行，也坚定了他进行风景题材油画创作的艺术道路。

大学毕业后，张超平在沧州二师任教，沧州特有的人文和地理环境成为他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体现运河两岸风情和展现大洼风貌的现实主义油画，成为他的创作重点。古老的南运河边和苍茫的大洼湿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那时候没有汽车，我和二师的同道好友经常一起骑着自行车，背着画夹，沿着运河边一路骑行，看到有好的风景，就停下来，支开画架画起来。学回南大港也是这样，有机会就骑着自行车去湿地写生。那时是刚参加工作，无忧无虑，以画为乐，是人生中难忘的一段时光。”张超平说。

体会百姓甘苦 画才有生命力

“也许是地缘的基因，他出生在一个极富灵气的大洼村里，自幼养成粗犷而又细腻、精微而又旷达的性格，那是地地道道的‘大洼人’的性格。这带有浓重地域文化品质的特有个性，表现在他的绘画中，别有一番豪放、壮美。”同为大洼文化传承者的书法家刘峻坡说。

1999年和2002年，张超平先后在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和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班进修，后继续任教于沧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因为工作的原因，张超平经常带着学生到全国各地写生创作。他最爱的写生地是鲁南的沂蒙山。

“沂蒙山让人感动的，不仅是大山的风景，还有那里的人。沂蒙山是革命老区，那里的百姓质朴厚道、热情实在，他们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也让人难忘。”张超平说。

张超平写生时，非常喜欢和当地老乡聊天唠家常，经常画到中午忘了吃饭，村里老乡就热情地送来水和饭菜，让他很受感动。

至今，张超平已经带了多届美术本科生，多次带学生到沂蒙山写生创作。他说，学画，更要学做人，体会百姓甘苦，画才有生命力。

从张超平的现实主义系列油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丰富而协调的色彩，画中洋溢着生命的激情，让人感到明快而向上的生命力。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张超平就是一位乐山乐水的油画家，从事艺术创作30余年，他行走于祖国各地，从家乡大洼到新疆戈壁，从巍巍太行到黄土高原，从白山黑水到江南水乡，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各地，从山水之间感受万物之美，并付诸于画笔。

艺术创作的再一次升华

国家一级作家、沧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何香久曾评价张超平的画作，“超平的油画作品让我感到亲切和喜悦，他既有传统中国绘画的功底，又深谙西方油画艺术，并在自己的作品

总计无偿献血300余次，捐献全血和血小板12万毫升

沧州一对亲兄弟 20年献出29个成人总血量

本报记者 邢 程

在我市，就有这样一对特殊的亲兄弟，他们性格不同，却多年相约一起坚持做着同一件事——无偿献血。20多年来，两人共献血300余次，先后捐献全血和血小板12万毫升，为很多患者送去了生的希望。

他们就是肖金龙、肖金成兄弟。今年47岁的哥哥肖金龙，比弟弟肖金成大6岁，兄弟俩家住市区，同在我市一家管件公司上班。弟弟肖金成说，2001年，当时自己19岁，第一次走进献血屋，还是鼓足了很大勇气。没成想，从那以后，自己在无偿献血的路上始终坚持，还带动亲哥哥加入其中，他们的人生也自此变得与众不同。

弟弟带动哥哥加入献血队伍

“到今年‘十一’，我已经在无偿献血这条路上走了22个年头，大概献出了17个‘自己’。”肖金成拿着厚厚一摞献血证回忆，在2001年国庆节当天，他看到路边停着一辆流动献血车。当时，他知道无偿献血是好事，但担心自己身体承受不了，于是上车咨询。那一年，他只有19岁。

通过血站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肖金成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当天就成功捐献了400毫升全血。他说：“当时年轻，想着自己的血能用于治病救人，觉得非常自豪，并没想到这件事能一直坚持20多年。”

肖金成性格内向，没有“张扬”自己献血的事，就连家里人也未告诉。从那以后，他开始积极献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跑一趟献血屋。和他同在一家公司的上班的哥哥肖金龙，很快发现了弟弟的“秘密”，肖金成便鼓励哥哥一起加入献血队伍。

2010年的一天，肖金龙和弟弟相约一起走进了献血屋。“说实话，第一次走进献血屋，我还有些害怕。”肖金龙说，“可我看到很多人在献血，很多医疗工作者都在积极参与献血，我相信这一定是安全的。”原本还在担忧的肖金龙，终于放下心来。

那天，肖金龙通过检查后，坐到了血细胞分离机旁边。随着机器启动，鲜血缓缓流出，通过无菌套材分离出血小板成分。随后，其他血液成分又回输到体内。经过半个多小时，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血小板捐献。

兄弟俩展开“爱心竞赛”

从那之后，兄弟俩开始互相鼓励，献血间隔期一过，便会主动来到献血屋。

兄弟俩频繁地献血，让母亲很快发现了端倪。起初，母亲怕献血对身体有影响，不同意他们的做法，他们就轮番做母亲的工作，慢慢说服了母亲。

虽说是自愿献血，可时间长了，他们都觉得这是一种责任。

肖金成说，记得有一年秋天，他正在献血，忽然听到有人焦急地大喊：“怎么办啊？”原来，是一位市民因家人手术急需A型血小板，家里人血型不符，临时赶来的志愿者身体指标不合格，都不能捐献。

肖金成主动上前说：“我是A型血，用我的血小板吧。”那天，他用自己的血小板成功救助了一名患者。这件事让他看清了生与死的距离，也让他更加真切感受到献血的意义所在。

而这样的事儿，他们哥俩几乎每年都能遇到。“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中心血站也会主动给我们志愿者打电话，几乎每年我都能接到一两次这样的紧急电话。”肖金龙说，只要接到紧急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献血屋。

因为他们的爱心接力，很多患者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治。

甘于奉献也收获了更多感动

“不是所有人来到献血屋就能献血，按要求，各项指标必须合格才可以。”肖金龙说，“记得有一次，我来到市中心血站献血屋，却因转氨酶指标偏高，没能立刻献血。听工作人员说喝水可以把转氨酶指标降下来，我就给自己猛灌水，一天喝了5暖壶。直到第二天指标合格，完成了献血。”肖金龙像讲笑话一样轻松说出自己的献血故事，可在场人听了对他满是敬佩。

在献血过程中，肖金龙和肖金成甘于奉献，也收获了很多感动。

“去年9月，我完成了第100次献血，为一个急需B型血的患者送去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患者家属不停地道谢。那天，市中心血站还为我准备了鲜花和贺卡，我特别感动。”肖金龙说，看着血液缓缓流出身体，为别人送去希望的那一刻，让他觉得这10多年的坚持特别有意义。

20多年来，肖金成献血244次，捐献总量达7.19万毫升，相当于17个成年人的总血量；肖金龙献血117次，共计5.04万毫升，相当于12个成年人的总血量。因表现突出，兄弟俩分别连续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并拿到了“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他们用一次次的凡人善举，让爱传递。

“适量献血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增强造血能力，既能帮助别人，又对自己健康有好处，所以慢慢就成了习惯。”肖金龙说，最让他感到骄傲的，是女儿肖文静在上大学时也加入了无偿献血队伍。

“能潜移默化影响到孩子，看到爱心种子在孩子们的心头扎根、开花，这是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肖金龙说。

永远铭记那段血泪历史，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李俊波27年收集3000多件日军侵华物证

本报记者 周 洋 本报通讯员 杨 晨 李 田

“这是当年日本国内发行的卢沟桥事变纪念章”“这是日军出版的画报《抗日支那坏灭号》，上面记载了侵华日军攻占南京的一系列事件”“这叫航弹，是日军飞机上携带的炸弹，爆炸半径达60米，当年很多中国人被它炸死了”……

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来临之际，记者来到位于新华区颐和博园小区的李俊波家中。如今，这里已经被他重新装修，成为一座小型博物馆，专门收藏展陈日军侵华罪证。

今年58岁的李俊波，是沧州市炼油厂一名普通职工。从1996年起，他开始收集当年侵华日军流落民间的物品物证，有军服、钢盔、子弹、手套、烟盒、水壶、饭盒、纪念章、军事地图、马刀、指挥刀、枪刺等，至今已有3000多件。

李俊波说，自己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武术，那时在古玩市场买下了一把刀。当时也不知道这是把什么刀，只是觉得很长，挺适合练武用。但他查阅资料后发现，这竟然是一把日本军刀，

主要供日本陆军士官使用。

李俊波家住铁道边，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起当年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对日军的残暴恨之入骨。眼前的这把军刀瞬间唤起了他的历史记忆，但与此同时，他又有了一个想法——收集更多日军侵华的物证，并将它们保存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时刻提醒人们勿忘国耻。

为了搜集这些物品，李俊波几乎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搭了进去。这几年，他的足迹遍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其间，也结交了全国很多志同道合的“藏友”，大家互相交流，相互学习，李俊波通过不断读书和反复查阅资料，掌握的知识越来越多。

除了耗费时间，李俊波用在搜集这些物品上的花销同样不菲。“这把日军在战场上使用过的铁镐，至今都保存良好，我是在一位东北‘藏友’手里买到的，花了2800元。”李俊波说，20多年来，为了收集这些物件，他的各项花费达50余万元。在他看



来，钱花掉了可以再挣，他要最大限度地记录还原那段烽火岁月，永记那段历史。

对于丈夫这些年的执着，李俊波的妻子王金凤鼎力支持。“他做的这件事非常有意义，是对历史的一种还原，有些东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王金凤说。

随着收来的物件越来越多，李俊波真实感受到日军当时装备的精

良和士兵战术素养的强大。“比如日军的手雷，杀伤力比八路军的手榴弹大很多，还有日军的军事地图制作得非常详细，甚至一个村上有几口井都有标注。”李俊波说，从装备上看，当年中日两军实力相差巨大。因此，他对抗日先烈们的敬意也更加深了一层。

李俊波说，这些既是侵华日军滔天罪行的物证，也印证了侵